锌皮木偶

我又做了那个梦。

烈火缠绕，乌云蔽日，滚烫的弹片在燃烧的街道上滋滋作响，烟尘像是某种活物，四处乱窜。提米倒在我的怀里，口中呜咽难言，那些新赛普洛斯英语的音节时远时近，忽高忽低，凑不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只能在嘴巴里与如同油一般的血和沙砾混在一起横冲直撞。就像生命本身的流逝那样，虚无缥缈，但又真切。我手中攒着一支 M-89 哥萨克战斗手枪，枪口正指向的方向，一个男孩正在奔跑。他大声呼喊某些东西，可能是在呼唤父亲的名字，也可能是别的，比如咒骂，那些糨糊般含混的 KVB 法语单词在我大脑中蹦跳、刺痛着我的皮质层，我的眼睛因为大脑疼痛而眯了下去，有个声音在我耳边不断地重复着，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同一个单词，一个只有两个音节、对于士兵们来说最熟悉不过的愚蠢单词，如同世上唯一的语言。

“开火！”这就是那个声音的形状，像十二月的寒风一样容易把人割伤，若是不迸发出来，思绪憋得难受。

就让他去吧，我想道。

就让他去吧，就这样吧。这样就好。

手指皮肤贴住了就会聚合物制成的扳机表面。我能感受到扳机弹簧一点点收缩，部件脱离锁定，电子击针后的蓄能池解除了保险，电荷们欢快地击穿击针的金属平面、冲向紧贴着的那块惰性金属。

“砰！”

眼前的世界从光怪陆离的天空变成了一片模糊的黄色，我大睁着眼睛，大气压把浑浊的空气和海风的咸味一同泵进肺叶，但我尝到了战争特有的口臭，提醒我上一次洗漱有多遥远。黄色一点点的沉重、浑厚起来，变成黯淡、单调的铅灰色，先前迷离的痕迹骤然不见，如同长歌坠入黑夜，柔和的光线全被真实的阴暗取缔，纹路像是枯枝和老藤虬结、压实，到处都是划痕和污渍。那是我上铺士兵的床底板。我的眼睛在那块床底板上搜寻着，目光溜过那些我贴在上面的不知名模特艳照，——她们如今只在我的回忆里搔首弄姿、

褪色——一直滑到我脑袋的正上方，那里有一个用粉笔写着的数字：126。笔触粗而有力。我在枕头旁边摸索着，在肮脏的褥子和床垫之间的夹缝里找到了那节仅仅还剩个头的粉笔，将数字的最末一位擦掉，尽全力工工整整地在那片被粉笔末晕染的地方写了一个 7。为了真得能够留下点痕迹，我故意写得很用力，险些把粉笔弄碎。

新的一天，新的数字，新的开始。

“Morning Sunshine。”格兰迪下士嘴里肮脏的卡里斯托口音通用语传入了我的耳朵，声势像是整个卡里斯托 II 上的农民正在用他们长满粗毛的手臂挤压着他们田里的有机玉米，机械齿轮大快朵颐机油和泥土，扬起沙雾，堪称噪音和惩罚，“昨晚你醉得太快了，没能看上好戏。KVB 阿尔比昂代表队 3:2 险胜戈尔纳克克劳斯特铜矿队。”

“Point is…?”我艰难地从床上挪下来，摇摇脑袋，试图把自己从混合着廉价马合烟、海风和劣质私酿酒的气味风暴里甩出来，可效果不尽人意，“你投了铜矿队，所以现在你欠我 500 信用点。”

下士完全没有试着遮掩笑容，嘲笑钻进我的耳朵，好不容易理清一些的思绪又被放入了搅拌机搅和成了一团。在这种时刻，所有人都会很高兴我没有起床气，更不会恼羞成怒。

“行吧行吧……我他妈又不是不给……拿去。”摸索着记忆中昨天放着我的裤子的位置，在几经尝试之后，我的手指在仿皮制成的狭小空隙中夹住了几张纸币，向着声音来的方向一丢。悉悉索索的几声纸张摩擦声后，那股噪音再次响了起来。

“嘿！我不要他妈的王冠代币，昨天他妈的汇率就已经掉到 300:1 信用点了！”

“那你他妈的最好在今天贬值之前赶紧去换。爱要不要，我只会给你这个。”我抽出最后一张写着歪歪扭扭的瑟尼娅文的代币，再从床头拿出装着烟草的赛普洛斯军用烟草盒，在纸上草草撒上一层劣质马合烟草，再倒上几滴清凉油，抽出打火机点燃。

仿尼古丁和廉价镇静剂的混合香味终于驱散了我眼前蒙着的雾，露出了那个已经住了四个多月、肮脏不堪的复合营房，还有几个围在营房中央那个武器整备台旁边，用合拢的舱盖打牌的小队成员。

“3A-12”，这就是营房里所有人名字前共同的前缀，由公司的战术系统自动分配。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新赛普洛斯游骑兵 27 旅 4 营 B 连 2 排的彼得连科·普洛斯科夫军士”，只剩下“巴勒维亚私人武装防卫公司 3A-12 小队军士长官”，冰冷、高效、无情。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就是没有新闻记者报道，没有表彰，活还更烂。

“今天上头有什么新闻吗？”我试着放空自己的大脑，为思绪开辟出新道路，放点新东西进来充实下脑袋，让自己在这个 Oni-II 上普通的早晨尽快进入一个军士理应有的状态。

“昨天晚上报告 K-4 区的森林里有几声枪响，岛上的机场那边查到了一批走私的黄金和水晶。全都不归我们管。”左侧面对着我的鲁尼下士操着不熟练的 KVB 德语口音通用语汇报，“指挥部通知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倒霉蛋要来。我把前几天的工单报上去了，他们说很快就会给我们补充资源，但没说很快是多快。”

他将地上的一瓶沙士可乐踢过来，我下意识地放低身体让瓶子撞入掌心。我还不是很适应本土气候，胃酸会在每个早晨翻上来，这时就得用冒着气泡的琥珀色液体顶下去，在清爽的泡沫声中，早起似乎显得也没那么糟糕了，“以及，不要忘了，今天我们负责巡逻周边区域。”

“美好的早晨从狗日的巡逻结束。”我嘟哝了一句，眨了眨隐隐作痛的眼睛，瞳孔的数据链 HUD 一如既往浮荡在我眼前，“警告——检测到平衡系统紊乱与义体模拟神经末梢反应迟钝。”

视线中央红框内的字迹就像针一样扎在视网膜上，随即是一阵触及全身的刺痛，“阻断剂已注射。”

“义体又不行了？头？”身材高挑的女人搂着一个瑟尼娅女性坐在我正前方，一支 HEK-44 郊狼突击步枪乖巧地躺在她左臂弯里，搂着女人的手在桌上洒下扑克，34567，刚好是一副同花顺。

“管好你自己的事。”一股烦躁没来由地自我心底腾起，究竟是对我自己的懊恼还是只是发泄些不满？我分不清也懒得去区分，着实没什么必要，毕竟她说的是事实，当你从心脏到骨骼都被或多或少的换成了军队给大头兵提供的廉价军用义体后，每天的必须事项

列表中就多了一项“及时施打阻断剂”。铰链需要润滑油，瘾君子需要针头，没了镇静剂和冷却剂，赛博极客总是害怕自己会被烧掉，而我作为公司小卒，生命的中心早就从心脏上转移走了。

在天旋地转中，我的两条腿磕磕碰碰地扯着我走向饮水器，直到凉水再一次灌入喉头，那股心头烈火才最终从心底消退。

房门“唰”的一声滑开，阳光伴随着鱼虾的腥气和刺耳噪音挤进这个铁棺材里。时间在里面实在太过稠密，空气还浑浊如烟，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感到些许混乱，总是如此。

“这里是……12 号小队吗？”一个稍显年轻的声音在我耳旁炸开，就像是见到阳光的鬼魂，我情不自禁的举起双手，遮挡来自天国的照射。

“你还好吗？先生？”一支有力的手握上我的义肢，模拟皮肤传来了一阵油腻握感，直叫我作呕。

“我没事！”几乎是下意识的，我对着面前的人吼了出来，待到那种恶心握感从义肢上消失殆尽，我才终于情愿抬头直视面前的人。

“啊……抱歉，我只是在找我分配到的营房。”沐浴在光芒中的男人挠了挠自己太阳般耀眼的金发，顺手递过来一份数据板，“列兵霍普金斯·李，向 12 号小队报道。”

“你就是今天要来的那个？”我用食指上的电磁数据链接触摸了一下数据板的传送口，李的信息快速涌入了我的脑内，引起的肿胀感差点让我叫出声来。

“是，长官！”金发小子再一次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次连里面打牌的那几位也都忍不住憋出几声嗤笑。

“作为 12 号小队的军士指挥官，我给你的第一条命令是收起嗓门。”我狠狠地将数据板摔到了列兵的胸口，满意的看着他诧异且尴尬的眼神。震慑有效，看来的确是个新兵蛋子，我这么想着。

“Sigers-VII 国民警卫队预备役？你是东部人？”室内气氛终于有所缓和后，我终于可以开始扮演一个新兵生涯中如期而至的“老古板”式军官，开始自己的训话。

“是的，服役于 0149-0152 年。”

“作战情况？”

“啊……我原先所在的部队没有任何作战经历，因为战争在我加入的前一年就结束了，我们只……呃……处理过一些街头聚集的不安定因素。”

“我想你的意思是镇压游行？那你算是来对地方了。”我将手里的烟屁股塞进嘴中，吸尽最后一点劣质烟草，“打死过几个人？”

“打死……抱歉？”他的身体颤抖了一下，“你是说……打死？”

“就是打死。字面意思，打死过几个人。我们这的工作强度比大部分地方要高得多，但也没那么糟糕。我得知道你的下限。我想你自己也需要清楚这点，这对我们都好。如果不行，这个礼拜内我就会向上级提交一份申请，把你踹到另一个营房。不过接下来的事情我就不确定了，我只负责这些。你觉得呢？” 看着新兵瞬间的手足无措和略显狰狞、仓惶的面部肌肉让我有了一种报复快感。

“啊……官方的说法，是没有，但是……”

“吧啦吧啦，官方说法。”我没好气地说，“官方说法什么都不是。他们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叫边境调整，管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人丢进监狱称作重整社会秩序——官方说法。我要听你自己的说法，其余什么都不要。“

他踌躇了一会，面部肌肉僵了又软，舌头在口腔里打个几回转，最终像是下了什么决心，等了一会才再一次开口，只是这一次他的嗓音再没那么洪亮，多了一层阴霾，掺了几许忧虑和不安，——很少，但确实存在，“有一些躲在楼里的游行分子，你们应该见过，就是那种到处都是封板、弹坑、灯光明灭还满是阻碍物、迷宫般的地方，人和老鼠似得神出鬼没、鬼鬼祟祟。我们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搜查过去。在一间窗户被木板和铁条钉得只剩一丝缝隙的屋子里，有几个人几乎和阴影混为一体，他们试图向我开枪，我……”

“行了，我知道这些就够了。来见过我的小队。”手上沾过血，那就没问题。我稍显亲昵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瞅眼装备台一圈正饶有兴致望向这边的两男两女，“你们是打算自己介绍还是想让我替你们来？”

“用不着，头。”格兰迪站起身，提了提松垮的军裤皮带，冲垃圾桶吐了一口带着酒味的浓痰，颇有老酒鬼吐龙舌兰酒里幼虫的气势，“陆军，38 旅，以前跟头在战场上见过面，想叫我就喊 2 号或者‘格兰迪先生’。”

李可能想问为什么是“格兰迪先生”这样的敬语，但最终还是没问出来。

“鲁尼·瓦格纳，KVB 太空军，舰内防御部队，船上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得靠我们自己来修，所以如果你有什么东西坏了，喊我就行。”鲁尼朝着新兵点了点头，作为队里的老好人他总能充当新老人手来的时候的粘合剂。

“叫我‘4 号’就好。”高挑的女人将装备台上的瑟尼娅代币收集自己的腰包，随手将几叠钱塞到了那个瑟尼娅女性的胸口。

“‘4 号’？”新兵有些疑惑地看向我，像是在看不理解的外星生物。

“Fore，谐音，也是她的小队呼号。”我懒得看他一脸惊讶的表情，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到嘴中烟屁股的最后一点烟草。

“戈尔纳克陆军第 709 师，侦察兵，”她拍了拍自己手中的那支郊狼步枪，三角形的枪托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记号。

“在她开始长篇大论之前，你只要知道上面是 55 个击杀标记就行了。”鲁尼冲着新兵丢个眼色，后者心领神会地耸耸肩膀。

“那这位……小姐……是……”新兵的目光几经闪躲最终还是颤颤巍巍地落到了四号怀中的瑟尼娅女人身上。

后者颇具风情地扭了扭作为回应，把胴体拧成一个让人垂涎的姿态，“阿加，叫我阿加就好，我是银树军团分派过来给你们的翻译官和向导。”

瑟尼娅女人抖动着自己修长、平直的耳朵，冲着李媚笑了一下。

“别打她的主意，有主了。”四号宣示主权一样拍了拍阿加的屁股，惹得后者一阵咯咯直笑。

李半显尴尬半带羞涩地点点头，露出了怪异的微笑。

“我觉得你应该在指挥部知道我的名字了，就不自我介绍了。我们以后还有很多认识的机会。”看着眼前的闹剧，几个阴狠念头再次在我脑海里叫了起来。勉强放松了一下脸颊，将手从新兵肩膀上拿了下来。

“是，普洛斯科夫军士。”阳光男孩再一次立正、敬礼，他的第一个单词还是那样该死的洪亮，但幸好他之后的几个音节就变弱了下来。

“叫我军士，或者 1 号，”我无奈的摇了摇头，拽着他来到了我的床铺前，“上铺归你，东西放下，我们准备去巡逻。”

我将手指戳向一边的武器柜，从应声打开的柜门里取出了一支 G-4 步枪和一套不带辅助动力的阿马里防务 FO18 防弹衣。

“G-4？为什么不用 AGR-91 或者……”阳光男孩接过了武器，略显笨拙地检查了一下枪膛和弹匣。

“因为这玩意弹容量最大，公司替我们搞了些空尖弹，打那些没防弹衣的叛军效果很好。”鲁尼帮我回答了新兵的问题，“防弹衣是另一个原因，该死的媒体整天盯着这颗破星球，动力甲和硬质军用护甲太‘侵略性’了，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些警用的玩意凑活一下——反正叛军也很少有能打穿这些装甲板的武器。”

很少，但不是没有，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把那些玩意穿上带好，带上 6-8 个弹匣，今天是你的幸运日，我们小队要出去巡逻。”我将防弹衣和枪塞到了阳光男孩的怀里，“欢迎来到 Oni-II。一个野兽和气候灾难随时会把你带走的地方。”

“别听他说瞎话。”阿加高声补充说，于是有那么一瞬间，李如释重负，“还有地质运动和有毒植物。他漏了这些。”

军靴踩着街道凹凸不平的地面，Oni 星系的太阳开始隔着数个天文单位的距离将它内部储藏了上万年的能量倾泻到我的身上，阳光猛烈如同暴雨，我能感觉到暴露在战斗服外的体毛在热浪中卷曲、发皱，舒适的冷气几乎是瞬间就从我身上消失了。

和往常一样，满街道都是低着头的长耳朵们，他们自动为我们让出了一条道路，像是在躲避瘟疫，又带有惶恐和畏惧，只有几个穿着滑稽、破旧的军用装具的当地银树军团士兵象征性的跟我们打了个招呼，他们眼中的不屑显而易见。几个月前我们刚刚降落的时候，这里的居民还会时不时地向我们抛掷岛上一种紫色当地水果，溅在衣服上很难洗，还滑腻得让人不舒服。现在，等他们吃够了 6mm 针刺弹和震撼手雷后，已经没人再敢对我们做出攻击举动了，但那些行人的目光下，我依旧能从那些人的眼眸中看出愤怒、猜忌与挑衅，好像我们一个不留神，这些人就会将我们生吞活剥，或是像大浪一样把我们从这片土地上挤出去。

“李，到我身边来！”我朝着队尾喊着，看着那个新兵提着枪跑到了我身边，“你是新手，不要呆在队尾，前几次巡逻跟在我身边，注意我是怎么做的。”

“这里的人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叛军，但是叛军躲藏在这些人当中，所以随时做好准备。”看着阳光男孩似懂非懂的眼神，我尽力压下心中的不快，把他的枪拉到防弹衣的胸口，纠正着他的姿势。

在队伍的中间，阿加很明显受到了整个队伍中最大的关照，即使没在注意，我也发现好几个岛民冲着她吐着口水，挥着拳头。

“阿加小姐……我们需要……”李抓住了步枪握把，警惕地看着那些人。

“用不着，只是些不愿做出改变的老顽固，瑟尼娅人一旦和我们扯上关系，这些叛军领地百姓就不会给他们好眼色。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问题。”

“不过不用担心他们会围上来，好宝宝。看看这个，KVB 的特产。”鲁尼拉开自己的防弹衣内衬，里面是一颗亮蓝色的 GE50 高压电手雷，“想当年我随舰坠落的时候用这些玩意干掉了不知道多少坦克和动力甲，这颗可是违禁品，我当护身符戴在身上的。”

前提是你那玩意没有在几十年前的 40 年战争中就过时，我心中默念，一脸崇拜神色的李让我不禁想要痛骂预备役军营教官的无能。这样想着，我从衣袋中摸出了一支香烟，叼上，点燃，让薄荷香精的雾气充斥我的大脑，上午还很长，我不想在这里掉链子。

几十分钟后，经历了无数冷眼和“挑衅性行为”，我总算看见了这个破岛上唯一的集市。一帮一身鱼腥味的小贩在满是蚊虫的环境里坐着，布料几经缝补后在织成一张网，错

落在头顶，小贩就坐在斑驳阴影中叫卖，大部分是鱼或者手工艺品，但我们此行目的并不是他们。

打开 HUD，小地图上的一个光点就在距离我们不远的角落里，这些收了公司钱的线人会“适时”的为我们提供一些情报，换取一些对他们家庭、部落有用的物资，眼下的这个也一样。我对着身后打了两个响指，格兰迪和鲁尼识趣的架着还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李跟了上来。

“有什么新消息么？”在光电的拐角，我靠在朝街一面的墙壁上，用手在墙面上扣出了接头密码。

“9 号位，他们前几天有个人拿着不少箱子到他摊位，看上去像是军事设备。”不熟练的通用语从拐角蹦出，幸好，跟炮火连天的战壕环境相比，他说的词句还算是清楚。

“感谢。”我从防弹衣中掏出了几叠代币，塞进了一个砖石损坏露出的缺口。

“钱不够，代币根本买不了东西，市场上的人都只认金币或者你们的钱。”那个声音几乎要把我惹火了。

我强忍住怒气，拍了拍身边的阳光男孩，“信用点纸币？戈郎或者联盟元？有没有？”

“我这里有两百信用点...”

“足够了。”我一把抢过李正在数着的票子，塞进了砖缝里，角落随即传来了一阵小跑的声音。

“跑的真他妈快...”我冲旁边的几个队员打了个“9”的手势，他们心领神会的朝着摊位走去。

“给你个忠告，千万别用那些代币，这里的人看见我们只认信用点或是联盟元，最次也得付戈朗。”看见呆愣在原地的李，我拉了一把他的防弹衣肩带，拉着他向摊位的地方走去。

隔着人群，在我的视线中，9 号摊位的小贩看见小队成员后阴着脸转身想要走开，格兰迪立刻用枪托怼在了那人的脑门上，鲁尼熟练地拔出了他那支 KVB 发放的荣誉版 P911 对天连开三枪，将周围的瑟尼娅人吓开，超音速子弹出膛时的枪声对于这些听力非

常敏感的瑟尼娅人来说几乎就是震爆弹，一般人听到一声就会吓得逃跑。当我拉着新兵穿过逃跑的人群来到摊位上时，那个店主已经被四号和格兰迪的枪托教训的不成样子了。

“所有的新人到战区都得先学习一些你们在训练营里学不到的知识，”我拍了拍李的肩膀示意他蹲下来，左手摸出了我的匕首，将被 3000 目磨刀石研磨过的钛合金刀锋贴在了那个摊贩的脸侧，“你应该知道，瑟尼娅人对于声音非常敏感，在使用火药武器的时候他们必须带着耳塞，长年累月的佩戴会让他们的耳朵里有个明显的压痕。”

我拍了拍那人的脸，四号心领神会的用靴子将他的脸转向了另一边，露出了他的右耳，那里的骨骼呈现出了明显形变与充血。

“东西在哪？”我尽可能的摆出一副平易近人的表情让我可以按照公司配发的“教科书”一样当一个白脸，虽然任何人都知道那没个屁用，身边的阿加适时地将我的话翻译成了叽里咕噜的瑟尼娅语，如我所料一般，那个商贩只是将脸偏到一边，保持沉默，简直就像是个完美的教具。

“看好我是怎么做的。”我一边提醒新兵，一边打开了胸前的警用单兵电磁雷达，瞳孔数据链上跳出了前方 160 度夹角中所有物体的电磁信号，我们面前那些堆得高高的箱子在电磁学视界下呈现“无害”的灰色，当我把视线转到台子上时，木制桌子下方的一块诡异的灰色物质吸引了我的眼球。

“渗铅聚合物板，真他妈可以啊，反侦查手段都升级换代了是吧。”一股无名火冲上我的脑门，我对着摊主狠狠地踹了两脚，发泄了整个上午的愤懑，随后冲着木制的台子打空了半个弹匣，接着用义体一拳打穿台子下的那些碎木板与毯子，抓住了下面的舱门，用力拉开，迎面扑面而来的火药味让我心头一喜，这铁定是条大鱼。

“看看你们这帮人有些什么。”我的手在黑暗中摸索着，用力拉出一个圆柱状物体。

“BD-80，游击队最喜欢的玩意。”鲁尼在一遍接过了那个东西，拆开包装，将它在手里转了几圈，“0121 年生产的战备货，被改造成空爆型号了，戈佬的手笔。”他拨弄着导引头，破损的铝箔纸下面露出了杂乱的芯片与电线。

“今天早上唯一的一件好事情。”我这么想着，开始想着今晚在酒吧里应该如何买醉，当我听到背后四号的惊呼时，几乎已经反应不过来了，随着背后的一股力量，我连同着一身的装备头朝下摔进了那个被打开的地窖里。

“BInoanrvhuaKouno？！”混乱的瑟尼娅语在我耳边炸开，面部被冰冷且带着腥味的骨头擦过，血液随即从伤口中渗出，在一片混乱中，我抓住了绑在胸前的匕首，正当我费尽全力想将它拉出来时，几声枪响在狭小的地窖里炸开，在我模糊的视野中，我们的阳光男孩站在阳光下，手中的 G-4 步枪枪口还残留着等离子体的烟迹。

“你合格了！”我冲着上面喊着，看着他脸上露出的看似纯真的笑容，我放松的躺在了地窖阴湿的土地上，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凉爽。

当大脑短暂的从酒精和噪音中勉强恢复过来时，我面前朽烂的木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玻璃瓶子，瓶子上歪扭七八的瑟尼娅文和通用英文的混写让我勉强意识到这是产自丰饶岛和净白城的“PMC 特供啤酒”。在天旋地转中我费力的支起身子，浓稠的空气和黏糊的指尖触感让我害怕的拔腿想逃，从和我这个烂人相配的真实世界中逃出去。

在吧台的后面，紫皮肤的瑟尼娅老板正在朝我谄媚的笑着，而我的身边，小队成员们正在勾肩搭背，痛饮那些酒精浓度在 20%以上的劣质啤酒，我在脑中搜寻着，终于意识到现在我们正在给那个早上刚来的阳光男孩开庆功会，看着一旁李列兵通红的脸，我不知为何想要一拳打上去，兴许是那张脸太单纯，而我不喜欢看见“好”的东西出现在我任何可以触及的地方。我是一个烂人，我的小队是个烂人、婊子和酒鬼组成的烂小队，我们最喜欢的酒吧是个烂酒吧，而这颗行星就是他妈的一颗屎坑，等待着某个人用一点火星把他炸上天——烂人的烂地方只允许烂玩意存在，任何他妈的能跟好事沾上一点边的东西都他妈的该从我的身边滚开。

朦胧的视线里，我的队员们正在朝着我举杯，这他妈毫无意义。我费力地拿起一个空酒瓶，装作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空举了一下，但我的目光早已从这块烂吧台上离开了。我环顾着四周，想要抓到些什么能令我感兴趣的东西，在靠近酒吧侧门的一个地方，我看见了一抹令我熟悉的白色。我跌跌闯闯的走了过去，用手搭住了那条破烂的白色连衣裙的主人。

“又是您？今天，一样？”恼人的瑟尼娅口音英语在我耳边炸开，我烦躁的甩了甩手，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叠面值为 500 的戈郎——连着箱子一起搜出来的赃款的一部分——塞到了连衣裙里，示意她做她应该做的事情。

我感到我的身体踩过泥泞的土地，紧接着是木制的地板，然后我那对肮脏的军靴被脱了下来，有什么柔软的东西正在身上移动。肌肤哼出一声愉悦的低吟——当然，也可能是我。我放松身体，将主导权完全交给了对方。

当我还在游骑兵部队的时候，每个清晨我的数据链上都会收到清晰的任务指令，军官们会准时准点踏入营房或是散兵坑，叫骂着让我们拿上枪登上载具向着敌人的屁股发起冲锋，我喜欢那样的生活——不用自己思考每天到底要干什么，只需要服从上级的命令，收获到的就是勋章、伤疤、操蛋但可靠的哥们和火药味烘焙出的满足感。

但在这里，在这个该死的犄角旮旯海岛上，我的顶头上司从突击运输舰的上校和将军换成了几千光年外坐在冷气办公室里玩电脑的白领，他们只关心我能不能在这个屎坑里蹲好——其余的一概不管，当我发现我能掌控无尽的休闲时间后，唯一能且想要干的事却只剩下了最基础的欲望发泄。

我承认，我并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只知道在我第一次上岛、进入这家酒吧的时候就是她为我服务的，然后是一次接着一次，我在小队面前没法发泄的情绪在这里可以得到发泄，在他们面前没法说的话在这里可以吐露，这让我和那人保持了一个奇怪的关系——我每次有什么需要女伴或是性需求的时候都会找她，她每次都会尽力服务，并在常规项目之外当一个听众。我丝毫不担心她会听懂什么，她的通用语水平仅支持她说一些简单的单词，我内心甚至期望她是个间谍，这样她就能引导火炮或是成千上万的瑟尼娅叛军冲到营地里来，往我的头上来一枪，迅速、无痛，彻底让我从该死的现实和思考中摆脱出去——就像她平时的服务一样，只不过平时的摆脱只是暂时的。

黑暗让时间变得黏稠像液体，模糊不清还胶着纠缠，难以区分。我能感觉那个瑟尼娅女人睡在我身边，她微弱的体香和体温朦朦胧胧。海腥与霉菌味，像是某种夜的余韵、往事的脚注，也一并找上门来，弄得我忍不住支起身子，这还是那个我见了无数遍的小屋子，生霉的桌子，泛黄的床铺，画像也还挂在那儿——一个男人搂着女人，那是她的丈夫？

还是情人？我从没问过，也就没有答案。但我那可悲的嫉妒心和尚存的孩子气迫使我做些什么让我暂时忘掉他的存在。

我扭个身跨坐到她身上，这个动作难免有些粗暴，我也不记得她悠悠转醒后呢喃了些什么让我如此生气。我抓住了她仅能蔽体的衣物，把它们一扯而下，这种暴力让我清醒无比。但我还没来得及做什么时，朽烂的木门被巨力撞开，几乎是下意识的，我的手已经摸上了一旁衣服上的隐蔽枪套，拔枪起身，将那个模糊的身影狠狠顶在墙上。

“他妈的！头！是我！”我认出了那口标志性的德语口音，终于让我气血上头的脑子冷静了一下。月色白晃晃的，我的眼睛得以借着月光看清来人，鲁尼一脸惊慌的看着我。

“你他妈最好给我一个好...”不知哪来的风拽着我，但我证明我比风更强壮，直到我的鼻腔到处都是血腥味，也不仅仅是鼻腔里有。

“四号死了。”月光下，血迹仿佛谁的泪水，在我记忆里缓缓流淌，从今往后都不会褪色。

战争中我已经见过了太多死尸，但瑟尼娅人留下的现场总是与我们这些浸淫过所谓高等教育与专业技术的人不同，我听过一些介绍他们习俗的有声读物，那些拿着高薪的专家们认为这些长耳朵的眼中死亡更具诗意，就像现在的四号与阿加一样。她们两个人缠绵的身体如今被铁钩穿过，永远固定在了一起，她们背部的肌肉被撕开，像是羽翼一样打开，配合被吊在空中的身体，像是一幅用鲜肉与血液铸成的宗教油画。

我站在廉价套间的门口，血已经粘到了我的靴子上，鲁尼和李在一旁默不作声，我能从他们局促的鼻息中知道他们内心的震颤，格兰迪站在套间中，一口又一口地吸着他那呛人的马合烟，他的眼球已经肿了，在他来到这些小队的第一天我就看到了他对四号的眼神，即使是她如今身边已经有了一个长耳朵，他眼中的热情仍旧火热，而现在，那股火焰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阴毒、狠辣，我本想说些什么，但罕见的，格兰迪在我开口之前就挥手制止了我，他大步跨出了套间的门，在走廊上留下一串血脚印——像是他在走向地狱。

如果说公司和军队在收尸的态度上有什么不同，军队还可能有几个战友给你的尸体钉上勋章，在你的墓前为你放枪——兴许好兴许不好，他们还会照顾你的老婆或女友，甚至连带情人，而公司只会把你的私人物品装进一个塑料盒子，连同你最后一个月的薪水和

一次性抚恤金塞在廉价曲速货船的底舱寄回填在表单上的“紧急情况通信人”那里——邮费甚至还他妈是到付。我看着那些行政人员打包了四号的床铺与装备，将她那支饱含荣誉的步枪装进证物袋，一起塞进了裹尸袋里，滑稽的突出一个隆起，像是一座藏在土下的墓碑。

接下来的几天，小队剩下的四人除了必要交流外没有任何多余的话，即使是李这个傻瓜都能看得出来格兰迪现在变成了一个火药桶。

这几天除了每天的巡逻以及夜晚睡眠时间以外，他都不在营地里。

当地军团的长官很快就找上了门，警告我说不要让“我手里的白痴”到处打探，但出于仅剩的道德，我让他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作为最好的答复，没有动用队长权限查看他的卫星信号行动轨迹。鲁尼以及李的眼神交流非常频繁，我能感觉到他们正在质疑我，质疑我为什么没有针对格兰迪的作为作出回应，这种不满几乎每天都在与日俱增，直到今天的晚上——当格兰迪下床的时候，他拿走了他的防弹衣与 G-4 步枪，在他关门的那一刻，我们三个人几乎是立刻从各自的铺位上坐了起来，没有多说话，我拿起了床头柜武器柜里的手雷和弹匣，丢给了另外两个人，在格兰迪的身影在营地墙头消失前，我的小队已经在墙角跟上了他。

夜晚的岛屿是神秘且宁静，阵阵海风会刮破夜幕，像某种野兽的嚎叫，长耳朵们全都蹲在家里紧闭家门，街道空无一人，只有几个浑身酒气的闲散军团士兵还在街上乱晃。风轻抚他们的发丝，在墙壁和门扉之间穿梭，带有某种不可理喻的哀怨。

我们穿过这一切——已经被巡逻过无数次的街道和小巷，海里升腾起的潮气如同壁障一般涌上来，就像是将提米送进裹尸袋的那次进攻，我强压不适，瞳孔 HUD 中的路线管理器死死锁定格兰迪，当格兰迪踹开一扇小屋的大门时，我举起了右手，示意背后的两人停下。

“头？你想...”鲁尼的语气中带有不解和不耐烦，我没有回答他，继续保持着“停止”状态，在 HUD 的地图中，格兰迪的讯号正在迅速靠近那个集市线人，屋子里传来物品打碎、桌柜打翻的声音，直到一声凄厉的闷叫传来，我才放下右手，三个人以标准的三角阵型冲入房屋。我们穿过客厅、厨房，一地的狼藉不能阻止我们的脚步，当我们冲进卧室时，线人一半脸已经凹了下去，血肉模糊，格兰迪的拳头上还插着线人的骨头茬子。

“格兰迪，这个人跟四号的死没关系，放开他。”我用手势示意另外两人放低武器，尽最大的可能以最平静的语气安抚着面前怒火攻心的男人，在心底我抱怨着公司的手册从没对另一种非常需要扮成白脸的情形有丝毫提及——安抚你患有 PTSD 或者不知道是什么糟心事的战友。

“早上我们刚刚搜查完一处窝点，晚上四号就死了，他妈的叛军是怎么精准定位到四号的位置的？从他妈的轨道上、月亮上吗！”格兰迪怒吼着将手指指向我，“老子他妈的是个烂人，但不意味着我是个蠢人！”

“格兰迪，我们都对四号的死感到很遗憾，但是这不是你殃及池鱼的原因。”我摊开双手，一步步的逼近格兰迪，寄希望于他能没有感觉到我的动作。

“然后呢？你难道想要让我把她的死因放着交给公司上头搞情报的那帮人来查吗？那帮混蛋每天干的事就是他妈的乱花经费跟王公贵族喝酒或者在电脑上玩无人机游戏！”我的意图落空了，格兰迪如闪电一般掏出了他的哥萨克手枪，将它指向我，“别他妈挡在我的路上，看在你们是我的战友的份上，我只警告一次。”

当枪声响起时，紧绷的神经让我就地向侧旁翻滚，但很快我就意识到那一枪不来自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格兰迪捂着他的胳膊痛苦地大叫，卧室的玻璃窗此时已经在脆响中碎成了一地。

“妈的！叛军！”我猛地将格兰迪拉倒，跟在我身后的李立刻对着窗户的方向射出一串 6mm 针刺弹，紧接着是更多的枪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射来，我抓起 G-4 步枪，将那个半死不活的线人踢到床下，靠在墙上仔细分辨纷乱的枪声：沉闷的爆响，瑟尼娅自己生产的燧发枪，嘹亮的单声，是那些进口到瑟尼娅、又被倒卖或是抢来的 7.62×54 口径栓动步枪，急速的轻声速射，应该是土制的“.357 自动盒子”，短点射的嘹亮声音，瑟尼娅王室政府自己生产的 R-91“和平卫士”突击步枪无疑。

“带着 2 号往客厅撤！”我对着鲁尼和李大喊道，紧接着将 G-4 端起，隔着墙对着一个疑似是“和平卫士”射手的声音位置扣动扳机，泥灰、水草和不知名的当地灌木组成的墙体在几声闷响后被贯穿，G-4 步枪上的卡莱尔光学 CRS-12 复合瞄准镜在神经链接的命令下切换成热成像模式，红色的虚像被罩在准星的中央，我扣下了 G-4 下挂 25mm 榴弹发射器的扳机，爆炸声和惨叫声终结了那些连续的射击声。

“他妈的...先是一个人、再是一个小队。”心中仅存的最后一点理智让我在盛怒下强制自己保持思考，通过数据链，小队成员接收的敌人信息共享到了每个人的 HUD 上，李和鲁尼在还击的时候——标出了他们通过热成像系统观测到的敌人位置。

我快速翻过床榻，坐在地上面对墙壁，瞄准墙外那些高亮的标记点还击，夜空中的曳光弹如同火鞭，抽向那些该死的叛军的所在位置，带起一排尘土和红色的血雾。空仓挂机声在几秒后到来，我立刻摸向防弹衣，就在这时，在短暂的几秒安静中，我听到床榻另一头墙体后传来了说话声音。

“他妈的！小心背后！”我在通讯频道中大吼着，左手将床上的被褥拉下盖到身上，下一秒，纷飞的泥灰、树木碎片顿时席卷了整个卧室，我被冲击波震翻在地，正对着床下线人死不瞑目的双眼，他的身上到处都是血窟窿，想必是帮我吃了些子弹和弹片，但现在我已经没工夫担心他了。

将胸前的手枪抽出，启动胸前的雷达，我从床下抬手，向电磁视界中冲入房间的高亮“金属物体”开火，两三个重物应声倒地，但更多的开始还击。防弹衣传来数声闷响，古老的防护形式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我转动身体，用左脚抵住一个床柱，左手将掉落的弹匣顺手插进 G-4 中，一掌拍在空仓挂机解脱钮上，向第一个从床后冒出来的长耳朵脑袋扣下扳机，同时左脚猛蹬，床在义肢的力量下横扫过房间，几个依旧站着的武装人员被厚实的木头砸翻，子弹在他们没起来之前就将他们打的浑身血洞，当空仓挂机的提示警告再次在神经界面中响起时，屋子里的叛军已经全都倒下。

“鲁尼！李！汇报情况！”我拽下头盔大吼着，几片木刺在爆炸时擦着头盔的缝隙插进了我的头皮，血已经染脏了防弹衣，但我没时间去管他们。

“我还好！”阳光男孩的声音穿透墙体传进了我的耳朵，如果是在几天前我可能会一巴掌扇掉他的门牙，但现在我只感觉安心。

“格兰迪没事，我也没事！有点小擦伤。”鲁尼的声音也适时的响起。

我费力的用 G-4 步枪当作拐杖支起身子，但伴随着心跳的漏拍，我的视线旋转了起来，“警告——检测到平衡系统紊乱与义体模拟神经末梢反应迟钝。”

那条红色信息又出现在了我的瞳孔中，仅仅几秒后，一条新的信息出现在了它的下方：“注射泵药物储量已空——请联系主治医师或自行添加药物储量”。

我的怒火在浑身义体传来的疼痛中消散带进，耳鸣几乎要把我的耳膜戳穿，我在痛苦中想起了陆军医院中那些没有异排灵用的战友——他们倒在地上，身体反弓，口吐白沫，嘴里还在发出“呵、呵”的气竭声——想必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如加入公司之前没有药的那些个日日夜夜。一片模糊中，我看见一双皮靴重重的踏了过来，紧接着一股力量抬起了我的脑袋——紧接着我的脖子上传来了冰凉的触感，如同一剂将垂死之人救回的灵药，耳鸣迅速消散，我大口大口的喘着气，肺泡如同要爆炸一样疼痛。

“老大？怎么样？”鲁尼急切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在我开口夸奖他之前，一股巨力穿透墙体袭来，我的身体忽然飞向了空中，在疼痛传导到我的神经中枢之前，我看见原先靠着的墙在爆炸中灰飞烟灭，墙后的灰尘组成了瑟尼娅人的轮廓，伴随着一声闷响，在木板碎片和断肢残臂中，我失去了意识。

我再一次做了那个梦。

烈火缠绕，乌云蔽日，滚烫的弹片在燃烧的街道上滋滋作响。提米倒在我的怀里，口中呜咽难言，那些新赛普洛斯英语的音节时远时近，忽高忽低，凑不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只能在嘴巴里与如同油一般的血和沙砾混在一起横冲直撞。就像生命本身的流逝那样，虚无缥缈，但又真切。我手中攒着一支 M-89 哥萨克战斗手枪，枪口正指向的方向，一个男孩正在奔跑。他大声呼喊某些东西，可能是在呼唤父亲的名字，也可能是别的，比如咒骂，那些糨糊般含混的 KVB 法语单词在我大脑中蹦跳、刺痛着我的皮质层，我的眼睛因为大脑疼痛而眯了下去，有个声音在我耳边不断地重复着，但他说的却不是那个士兵们最熟知的单词，仿佛语无伦次，仿佛词序颠倒。

啊，我认出来了，是那天杀的瑟尼娅语。

眼睛猛地睁开，世界就像每次的宿醉一样被蒙上了一层迷雾，但在这迷雾中，我仍旧清晰地看到了火焰与血液的颜色，耳朵被震耳欲聋的瑟尼娅语刺得生疼，我的胸口感觉到疼痛，但鲜血却从下巴向眼睛流去——毫无疑问，我正在被倒吊着。

身前是密密麻麻的瑟尼娅人，他们的脸上、身上抹着似乎是血液和燃料的混合物，在我不远处的地方，一个像是首领的人正在指着我、对着他的部下慷慨陈词。我微微转了转头，看到了一具依旧冒着热气的尸体，他像我一样被倒吊着，曾经塞满私酒、香烟和卡里斯托乡巴佬口音的嘴巴如今被捣烂，额头上的一个不规则的伤口正在向外淌着白色的东西。

最没尊严的死法，我心中默念着，轻轻转动我的身体，让我看起来像是一具随风转动的自然尸体一样转向另一边，我对上了身边的鲁尼和李，他们颤抖的小指让我明白他们还活着，似乎醒的比我更早，但他们依旧眯着眼睛，像是睡着一般，天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在那些叽里咕噜的瑟尼娅语声浪中，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抓起一挺机枪对着他们扫射了。

当鲁尼的“尸体”转向我的时候，我清楚的看见他的防弹衣衣领中露出了那枚他珍藏的 GE50 高压手雷的顶部安全盖——这些外行人安全检查工作完全不到位，那个玩意的确落后，但是对付血肉之躯，简直再合适不过。

鲁尼对我眨了眨眼睛，我应声闷哼了一声，那声音在长耳朵的耳中应当清晰无比。当看到那个首领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只祈祷这个人能够在鲁尼解除安全保险之前别把我打死。他抓着我的头发，不停地说些什么，我的视线在他的摇晃中再次昏暗起来，朦胧之间，我总觉着那个人的相貌我很熟悉，但又说不清到底在哪看过，但这都不重要，在那人慷慨陈词的时候，我胸口刀鞘中的匕首已经被他晃得摇摇欲坠，轻轻一握就能到手。

我听见面前一群瑟尼娅人的惊呼，随后，蓝色的闪光在我眼前爆闪，我猛地抬起手臂，握住了那只匕首向面前一挥，一声痛呼传入了我的耳朵，我用尽全力向上折起身子，将手臂伸到极限，割断了绑住双脚的绳子，然后重重摔在了地上。

“！！！”几声古怪的瑟尼娅语在我身后响起，我来不及看，左手立刻向后一推，格兰迪的尸体向声音来源晃去，在这争取的一两秒里慌忙起身，看都不看就向着面前的一团乌黑捅去，随后是一下，接着一下，我机械性的动着手，直到那团乌黑完全倒下才停手。

“老大！”鲁尼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伴随着一阵刺痛，我感觉一股热流冲入身体，四肢百骸几乎都要在这巨力下颤抖，眼前的迷雾终于消散。

“‘翡翠’，我偷偷带到队里的，希望总部的人别他妈给我们做尿检。”鲁尼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终于得以用眼睛查看面前的惨状——整个会场如今正散发着焦糊味，几十人——哦不，可能有上百人？——的尸体躺在会场前，每个人几乎都被高压电电熟了，有几具尸体身上甚至还穿着忠于王室的银树军团的制服——这并不令我奇怪。

“头！3 号！我们的枪。”另一边的阳光男孩将地上的枪抛过来，我们的武器就草草的堆在另一侧，他们根本没想过我们还有反抗的能力。

换掉空弹匣、拔出木刺和铁屑，在我右边的通道传来声音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第一波冲上来的叛军被我压制在通道狭窄的支撑柱后，两支 G-4 将他们打成了血窟窿。我们跨过那些尸体大步向前，单兵雷达的功率被开到了最大，四通八达的地道在我们的眼里已经有如透明。

前面的十字路口有几个伏兵，我拽下胸前的 MKV 新星手雷，当读秒即将结束的时候丢出，那些伏兵在爆炸和火光中变成了占满墙壁的碎块，身后通道冲来的小鱼小虾被殿后的鲁尼三枪撂倒；左边的甬道正有一波新的信号涌来，李接过了我的 G-4，瞄准通道顶部扣下了榴弹发射器扳机，接连不断的惨叫声对我们来说就像缪斯的歌声般美妙。

踏过死尸，这个残缺的三人小队正像钉子一样穿透整个叛军总部的防守，我仍在游骑兵时的那些日日夜夜仿若昨日重现：穿透防线、在敌人的心脏中钉下最致命的钉子，几乎让我兴奋的吼出声来。

最大的洞室很快就出现在了面前拐角的尽头，黑漆漆的门后就是叛军在这个被编号为“3A”的岛屿上的神经中枢，即使隔着木门我也能在瞳孔 HUD 上看到站成一排的叛军士兵，我几乎要为他们对自己事业的忠心而被感动了。

随着最后一发 25mm 榴弹打出，大门化为齑粉，紧接着是一枚震撼弹，在叛军士兵射出的枪林弹雨中，闪光与强震席卷了一切，即使是呆在门外、有完整保护设备的我们也感到浑身一闷，差点跌坐在地上。枪声很快被惨叫与空仓挂机声替代，当我们冲进洞室时长耳朵们几乎都躺在了地上，无需多言，弹雨覆盖了这里的每一块地面，除了一个人——那个领袖，那个幸运的混蛋抱着一只 HEK-44 郊狼突击步枪，弹匣早在闪光弹爆炸前的扫射中射空。

“他妈的！为什么要他妈的对付四号！”鲁尼一脚踢了上去，将那人踢得狠狠撞在了桌子上，他怀里的步枪也随之滚落，但在那枪掉到地上的瞬间，刻有密密麻麻刻痕的枪托如同针一样刺进了所有人的眼睛，鲁尼呆愣了一秒，猛地抓起那个领袖，一拳打在了他脸上。

“你们是从哪拿来这玩意的？？”颤抖的声音从我嘴中发出，但我的心中对这个问题早已有了答案。

“哈哈哈哈...”那个长耳朵发出了渗人的笑声，如同索命鬼神，他指向了一旁的桌子，鲁尼一把将他丢下冲到桌旁，藉由分享的视觉，我看到了他看到的一切：通讯频道、巡逻路线、补给货箱，整个公司在群礁地区布置的一切都在那些该死的纸上写的明明白白，在最下面的一张纸上，四号的照片赫然画着一个红叉。

“这个女人发现了我们的交易，想要以此为要挟，你得把她干掉。”被翻译好的瑟尼娅文上面，用机器打印的赛普洛斯通用语让我们明白了一切。

“就为这个？？就为这个？？？”鲁尼不敢置信的看着一桌子的纸，他忽然拿起了一边的一个包，发疯似的将纸往里塞去。

“你想干什么！？”我抓住了他的肩膀。

“还能干什么？我他妈知道媒体没用，但是我认识几个 KVB 那边公司的对家，有了这些东西他们能搞死这帮办公室的鬼佬！”鲁尼甩开我的手，继续将白纸收进袋子，一股无名的恐惧窜上我的心头，我不否认我是个懦夫、甚至连死亡都只敢借助别人的力量，在这个瞬间我想到了那些公司上层可能会对付我们的无数的可能性，那种令人窒息的恐惧让我举起了我的枪。

“我说，放下。”我再次对他说。

鲁尼转过了头，那黑洞洞的枪口令他不敢置信。

“老大？”他试探性的问了一句，我可以肯定，他看见了我双眼中的怯懦，他的眼中在下一个瞬间燃起了怒火，“比起你的朋友格兰迪和四号，你选择帮那些鬼佬隐瞒真相？”

“想想那些人有的东西，巴勒维亚他妈的是控股人是整个 CTIDA（赛普洛斯技术工业发展同盟），你怎么可能躲过他妈的那么多公司的追杀？你想过他们的手段吗？你想到过我们的下场吗？”心底的恐惧使我语速不断加快，“我他妈的想死，但是他妈的我绝对绝对不想这么死！”

在我意识到我究竟说了些什么之前，我看见鲁尼的眼中有什么东西迅速熄灭了。枪声响在我有能力扣动扳机前，他闪电般的抬枪，我的左腿义肢在一阵恶心的金属撕裂声后下线，但在倒地之前，我手中的步枪射出子弹将他的防弹衣穿透，他的手臂流出了鲜血，却还是不顾一切的扑了上来。

我拔出手枪，来自鲁尼的一拳让我扣动扳机的那一枪偏离了轨迹，我猛地一拳打到了他的脸上，试图将他压在身下，但鲁尼壮硕的身材让我没能成功。

“在我们为你他妈的做了这么多！”他握住了手枪的枪管，死命的将它压向下面，同时不断的用膝盖撞击我的肚子，肚子里每一个脏器——不管是金属的、聚合物的还是原装的——的抗议都在让我不断呕血。我一边奋力挣扎，一边看向李的方向，那个阳光男孩持着枪看向我，眼中的飘忽不定让我意识到完全没办法依靠这个新兵，眼看着，枪口就要朝向我的头颅，但在死亡到来的那一刻，我忽然有种释然的感觉：是啊，这难道不就是我所期望的死亡吗？

我是一个烂人，烂到如今早已没有任何梦想和寄托，只是一具行走的行尸走肉——如果我在这里倒下，鲁尼可能能干出些什么事，我内心的深处当然也想看见这个该死的公司在火上燃烧；李也不用跟着我们这个窝囊小队干下去直至泥足深陷，我能看见他在一个正常的军事单位中混的如鱼得水、靠着自己的能力应得嘉奖和升迁，一切的一切，只需要牺牲我。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我想道。

我轻轻放松了手上的力道，引导着鲁尼将枪口对准我的下巴，我能感受到手指上皮肤贴住了聚合物制成的扳机表面，扳机的弹簧一点点收缩，部件脱离锁定，电子击针后的蓄能池解除了保险，电荷在门口等待着，等待着欢快地击穿击针的金属平面、冲向紧贴着的那块惰性金属的瞬间。

枪响了。

鲁尼嘴大张着，像是要说些什么，他的头上多了一个和格兰迪一样的洞：小入口、大出口，红白混合的液体滴到了我的脸上，还带着温热的气息。我的嘴唇颤抖着，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些什么，只是呆愣着看着这一切。

“长官？”我听到遥远的地方传来了阳光男孩的声音。

“我们安全了。”遥远的声音这样说着，黑暗在这一刻彻底笼罩了我的世界。

我曾经看过一些猎户臂的经典电影，有一部电影曾经说，人死后都会去到一个电影院，看一部有关自己、友人和家人的长电影，我曾经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但现在，在不断跌落的深渊中，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电影院，坐在一张破烂不堪的椅子上，看着面前正在放映的一部烂片。

是的，一部烂片。

我在时间尽头一点点湮灭。

我看着烂片的主角将手榴弹投向了上司与叛军通敌的罪证，目视他带着他硕果仅存的队友走出洞穴。镜头切换，他已经站在净白城的王塔塔底，白色在大地上生长，身边除了他某个认识还不到几天的“朋友”，徒余一群王公大臣与西装革履的生意人。几个王公贵族站在主角和他的小队成员面前向他们授勋，手持勋章的是位小麦色皮肤、身材高挑、身着华服的公主——和我加入公司前经常在巨幅天幕海报上看到的“瑟尼娅外交大使”一个模样，她潦草地将勋章戴在了主角的胸口，仿佛那是个烫手的山芋，我看见她的脸上是悲伤、鄙夷与无可奈何组成的笑脸，仿佛这场仪式只是个笑话，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她的侮辱。

“伊莱娅，你该回去了。”我听到一旁的另一个身份明显高得多的贵族站在她的身边以命令的语气对她这么说，男主角可没有理会这个漂亮到可以当女主角的女孩，而是转身离去了，那样子像个机器人——或者更悲观一点说，一个木偶。

我看着男主角在酒吧买醉，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试图用酒精把自己淹死，华丽的军礼服很快就成了擦酒抹布，一天、两天，不知道过了多少天，公司慷慨解囊，大发慈悲地为他支付了一份净白城一周游的旅游项目，可他在这些天干的只有喝酒，直到任何一个人都不敢靠近他的身边，直到他被公司的“形象负责人”一脚踢翻，踢上回他那个破窝的船。

“真是个废物，为什么不敢反抗？只是因为你害怕吗？”我这么想着，看着那个烂片的男主角走进了他最常去的那个破酒吧，在所有人厌恶的眼神中，再次喝干了一瓶酒，在被老板一榔头敲到脑袋上以后，被他最常点的那个瑟尼娅妓女拖出了门，拖到了他们最常用的那个烂房子里。

我隐隐约约能听到影院外有什么人在说些什么，“叛军、领袖、你、死？”难听的通用语，但却又那么的熟悉，“叛军、领袖、你、死？”声音再次响了起来，这个影院的隔音质量简直太差，当我刚想起身从这个烂透了的影院里出去时，却发现屁股下的椅子正在离我而去——准确的说，是我正在上升。

“领袖、你、死？”声音越来越大，婉若将我劈裂的雷霆。

“你、死？”我上升的越来越快，大脑如同炸裂般疼痛。

“死？”我用双臂无助的挡在眼前，恐惧的大叫着。

头疼几乎要让我撕裂，黑暗中开始出现光线，像雨季的征兆，一点点地从点及线，清晰了。光和黑暗很像，都在恍惚中成为了具有力量、不可阻挡的东西。我终于能够睁开眼睛：那是我最熟悉地方——我发泄欲望与不安的地方，我最常点的女人正骑在我的身上，手里拿着匕首。

“叛军、领袖、你、死？”她对我大喊，仿佛想毁掉自己的嗓子。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领袖，我忽然想起了为什么他的脸看着那么熟悉；我忽然想起了，那张脸，正是属于这个房间画像中的那个男人。

我忽然明白，我就要死了。

为夫复仇的女人，哈，她果然是间谍，如今她要让我摆脱这个该死的尘世了。这笔买卖很划算，她想要我死，我正有此意——这对我们都好，要是战争与征服也能那么简单该多好。我这么想着，合了眼。

我累了。

枪再一次响了。

温热的液体溅到了我的脸上，女人的身躯趴在我的身上，就像过去无数的日日夜夜那样，但这次却不同，她的血液正从胸前汩汩涌出，我慌乱的看着她胸前的伤口，双手无助的在伤口附近挤压，我想让她活着，我想让她完成她的工作。

那双水蓝色的眸子对上了我的眼睛。在过去的数个昼夜里，余晖和朝霞更替之间，白昼之光如潮，涨了又消，我的思维几乎触及死亡，却从未发现这样一双美丽、纯洁的眼睛，那双眼睛中充满了不甘、困惑和不解。她澄澈如霜，清冽似月，像星宇嵌在雪上。伴随第二声枪响，这双眸子永远闭了下去，她的身子软软的倒在了我的身上。我感觉我看见了太阳的熄灭。

“长官！我刚刚看见她把你拖进了屋，”那个阳光、单纯的声音在我耳畔炸响，我的胃又开始翻江倒海了，“我觉得你的状态不大好想拉你回军营休息，没想到进来就看见她……”

“谢谢，阳光男孩。”我用尽全力挤出了一个笑容，隐蔽的左手取下了女人手上的刀。对不起，我为你和你的丈夫感到由衷的抱歉。对于既有现实我无能为力，——我会为我的软弱无力而忏悔、咆哮，我的心已走向末路。我现在就要尽力补偿你们。对不起。

“过来，帮帮我起来，我他妈没力气了。还是我得给你发个勋章，你才会动？”我费力支起身子，歪歪斜斜好像个瘫子，装出一副还在迷糊中的模样。阳光男孩果然照做了，他还是那么听话。我忽然心中有了一丝于心不忍：抛开我对他所有的偏见、成见，抛开他的盲目、软弱和愚蠢，他是个好孩子，理应得到更好的小队、更好的前程。这里什么都没有。

但让一个求死的人那么多次、那么多次做好了准备却都无法得其所愿，他简直是最残忍的人，这个银河中最残忍的人。

左手的匕首手起刀落，又一股温暖的血液喷在了我的身上，阳光男孩个子很高，倒下去却很快，不比那女人慢。眼中的不可思议和震惊矗立得稍久一些，大概是凝固了。我想对他说，从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感到恶心，但不知是怜悯还是无力，这句话我最终没说出口。

“别了，我可怜的阳光男孩。”

在我眼前，熟悉的红色字体再次出现，紧接着是第二条，“注射泵药物储量已空——请联系主治医师或自行添加药物储量”，在极度的痛苦中——我在燃烧，我的脊髓从里到外都浸淫在灼热里，血沫樊尚口腔，意识渐渐发白，骸骨深处，我的回忆正在作古。但自从退伍之后的这么多年里，我第一次笑了出来，笑得连我自己都感觉到癫狂。

或许这一次，我就能真的了无遗憾的摆脱这该死的尘世了吧。

而又或者……？

尾声

【（广告音乐）】

【加入新世界的开拓团队！厌倦了现在的生活？觉得现在的工作没有前途？O&F 技术移民代理公司帮您解决问题！我们与新赛普洛斯、戈尔纳克与 KVB 的每个拥有商业殖民地开发资格的大型经济体都有合作关系，只要您有意愿，我们总能助您在新的世界找到属于您的一席之地！现在加入还可享受前往殖民地路上免费的一级经济舱与高级自助餐！】

【（广告音乐）】

【每年，各国登记的枪支案件都高达 19 万余起，24 万 7300 多人在这些枪击事件中受伤或是死亡，而我们统计到，高达 97%的案件发生时，警察没有办法及时赶到，公民们，你们需要在警察到来之前自卫的武器！红星轻武器制造有限公司，我们为新赛普洛斯军队提供了历经两场战争的武器，全自动、耐磨损、一年保险，仅需 1299 信用点你就能拥有和阿兵哥一样的自动火力，我们在每个大型商场和狩猎用品店都有自己的专柜，什么时候都不晚！别忘了我们还提供防弹衣哦！】

【（广告音乐）】

【（翻译自 KVB 德语）嘿！你！就是你！我的好孩子！你是否时刻在想你需要一种更加刺激的生活？是否看着那些过去 150 年里发生的战争的电视剧和电影而热血沸腾？那么你的机会来了！霍姆斯特私人安保集团为每一个想要经历军旅生涯却又不想在现在这个和平时期蹲在军营里的男男女女订制了一份最好的计划！想要去沙漠行星？没问题！想要体验海洋的风光？没问题！想当个飞行员与星际海盗们搏击长空？没问题！现在加入签约 5 年合约还能在你回家时附赠一台霍姆斯特精密仪器——也就是我们的母公司——制造的 WzW-18 磁悬浮多功能武器与机械整备台，市场价值可是 30000 同盟元！还等什么？快来加入吧！】

【（新闻开场）】

【您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新赛普洛斯中央频道每晚 7:00 的《听吉米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卡里斯托人文大学的瑟尼娅问题研究主任，戴维德·庄森先生】

【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从卡里斯托 I 来的路上还好吗？我希望首都的交通没给你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

【哦别担心，我唯一担心的事就是这里的有机牛排有没有卡里斯托那好吃，每个卡里斯托人都只关心牛排，我说的对吧？】

【（观众笑声）】

【好了戴维，跟我们说说，你一定看最近的新闻了吧，有关 Oni-II 上的“维和部队”的事情？】

【啊，是的，真是一件不幸的灾难，一个前陆军军士残忍的划开了他战友的脖子——就为了一个妓女，他们此前甚至还在净白城一起受过王室代表和公司的勋章，这真的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那么，戴维，你瞧，因为这件事情，反对任何形式的武装力量进入瑟尼娅的呼声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了，有些人认为这些，私人安保部队，在瑟尼娅的维和任务加重了各方

甚至于是两个种族之间的隔阂，为了我们两个种族可以好好地共存，理应把他们撤出来——】

【有趣的问题，不过我还是得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些维和部队在 Oni-II 上的行动，完全得到了银树王庭政府的许可和嘉奖，你瞧，这两个士兵甚至在之前因为剿灭了一个叛军总部的战绩甚至得到了王室的嘉奖，想一想，如果王室真的不同意这些行为，那些尊贵的公主王子们还可能亲自给他们带上勋章吗，就有人指出这是一种暴力介入——大错特错了，在瑟尼娅战场作战的人类力量不过总交战人数的 5%，其中不少都是站在互相对立方上的。我们人类作为种族从来没有伤害到作为种族的瑟尼娅。但另外一方面来看，大体上来说，我们确实是为了共存的目标而战的。他在迷失自我前，也是在为共存的目标而战——驱逐合法的、人民支持的瑟尼娅政府的对手。】

【很不错的回答，但是有些人担心这些部队的装备强度超出了王室政府的许可范围并且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

【这完全不用担心，我为相当多的私人安保团队担任顾问，事实上，正是因为之前在内战中部分由国家政府推荐来的 PMC 的糟糕表现——比如那场臭名昭著的碧空平原大屠杀，这种环境下，我方政府推荐的 PMC 无法达到抗衡要求。在这个大条件下，王室政府才会委托我们——可靠的民间人士以及正直的企业——去为他们重新组织一支维和力量，这些军事力量完完全全遵照《停火法案》的限定，只携带轻武器和轻量化载具进入战区，而他们的敌人可还是拥有大炮和装甲车，我在安全理事会的一些朋友甚至告诉我戈佬和联盟猪们在给那些叛军送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想这即使要抗议，也应该是我们来抗议吧。 毕竟，我们不是什么野蛮人，我们代表的是一种跨越国界的为和平而战的务实，为了驱逐出那些入侵瑟尼娅国度的人类以及不稳定力量而战。】

【下一个问题，有些人认为，维和部队是在与王室政府一起，伤害当地瑟尼娅居民的人权——】

【喔喔喔，吉米，吉米，暂停一下，我需要重申一个观点，在 Oni-II 上没有任何违反“人权”的事情被做出。】

【但是那些地方居民？】

【你瞧，瑟尼娅在与我们接触之前，依旧是一个生活在中世纪中的种族，他们的人文观念、意识形态和我们完全不同，他们有自己独有的宗教、有自己独有的思想，用人类在这个年代的思想去度他们，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考虑他们需要站在他们的时代和立场考虑，他们需要的是“瑟尼娅人权”，而不是人权。并且，我方只是站在了瑟尼娅人所支持的，愿意支持共存的那一方。】

【（喝水声）】

【但是，这不是我们忽略瑟尼娅问题的根源。人类有自然的权力自我明智，但人类也有权力让其他种群在开明智慧的基础上自决。今日的瑟尼娅人权问题，来源于三个“人类”的根源——新赛部分媒体的造谣扩大渲染，戈尔纳克国企的军火流入瑟尼娅，以及作为人类，我们竟然希望能用我们天赋权利的标准评价异种人，这实际上阻止了“瑟尼娅人权”发展的可能，这背后的逻辑如同那些“先进马克思主义”的条条道道一样混乱。实际上，这位前陆军军士和他的战友，就在为瑟尼娅人驱逐人类介入而战。】

【非常新颖的观点，也就是说，政治问题是这些所谓人权问题的真正核心？】

【是的，对于瑟尼娅人来说，他们缺少的是人类在权利方面的指引者，比如我们，而不是其他人类团体的暴虐。我也希望看到一个发达的，独立的，美丽的瑟尼娅，如同人类的兄弟姐妹。那样，需要我们看向明日，不要被这种发展中的阵痛带来的谎言蒙骗。更进一步的，我非常怀疑这些提出所谓的什么“人权”问题的人都是些先进马克思主义或者更左派、更激进的团体的人，你瞧，他们看问题从来不考虑历史的局限性，总是以那一套什么“无产阶级、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资产阶级”的阶级观看待一切，对于瑟尼娅人来说，他们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如果他们觉得自己都没有被侵犯，我们再怎么说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要向那些左派分子一样搞文化入侵，消解他们的传统文化吗？】

【所以在这么多的论据之后，你认为瑟尼娅没有人权问题，是这样吗？】

【当然，就像我说的，瑟尼娅人——不是——人类。】

>> Access VLog B-1017

--- log dones’t exist, auto generate complete

>> startrcd

【这里是斯科赛特博士，位于恩泰克制药的...**抱歉，不能记录地点？好吧**...一个机密研究所，在 2 个标准时以前货运部门送来了我们需要的素体，啊哈，这就是那个闹得沸沸扬扬的维和部队杀战友事件的当事人，准确的说是凶手。】

【素体大脑保存良好，生物电讯号存在，脑活动...适中，非常好，把他抬到细胞析构机里吧先生们】

【所以，给所有还没有收到备忘录却得到了这份电子拷贝的先生与女士们，“伴生幽灵”计划旨在为我们在隐秘战线前线作战的特种部队以及战斗特工制造一批独一无二的“僚机”，通过不同的素体以及定制化需求完成前线作战人员的各种支援需求，同时兼容我们武器库中所有人体适用的武器、外骨骼与湿件。技术的关键点除了常规的湿件及义体需求之外，在与对于我方高权限人员的完全服从与无延迟衔接，通过我们...**部门名字也不行？**...同事的努力，深层神经系统限制器已经完成，与此同时，安全理事会的朋友们帮我们从戈尔纳克的 C 部门搞来了一种生物波联网技术，据我们获得的资料来看这项技术旨在通过基因编程生出特定的腺体从而使用腺体发射的低频脑波组成小队间的通讯网络，我们可以将这种技术小型化，通过培育箱培育可编程细胞与少量的纳米传递介质组合组成腺体并在外科手术中为素体植入，从而最大程度上节约成本并减少可能的电磁学信号暴露，一支没有无线电波和激光通讯却能知道己方队友每一步在干什么的部队，想想他们能绕过多少信号监测系统，再想想节省出来的人体内部空间可以为他们安装多少反射增强件和义体补强件。他们将会是有自我意识、武装到牙齿但又可以被我们前线武装人员随意摆布的最佳人偶，协助我们的特工面对从阵地作战到潜入敌后在内的任何作战任务——效能可是赛思微电子和陨星深空技术的那些 MD 系列的好几倍】

【唉，可惜了，据说他以前是个游骑兵的军士？我以前在战争时期被游骑兵们救过一命，这个场合下再利用他们的尸体...不过这个毕竟是杀了自己的战友，所以我想，根据游骑兵们的入伍誓言，他应该算是被开除了？】

【无论如何，我觉得介绍工作到这里可以结束了】

【等着看我们的成果吧。】

>> endrcd

--- log saved success, auto add time stamp {GCT 0156-8-17 17:30:56}